

《玄攤注》摘要

——《太玄注》选载(一)

韩 敬

9·1 玄者，幽攤万类而不见形者也。②资陶虚无而生乎，③规攤神明而定摹，④通同古今以开类，⑤攤措阴阳而发气。⑥一判一合，天地备矣；⑦天日回行，刚柔接矣；⑧还复其所，终始定矣；⑨一生一死，性命莹矣。⑩

①攤 (lǐ)：同“摛”。《太玄经释文》：“攤，音离。万物不见形。攤，又张也”。《说文解字·手部》：“摛，舒也。”按：正文是说玄幽攤万类而自身不显其形，并不是说万物不显其形。而且，以“不见形”释“幽”是可以的，以“不见形”释“攤”无论如何说不通。所以《太玄经释文》以“万物不见形”释“攤”是错误的。其次说“攤，又张也”才是对的。《玄摛》说：“攤，张之。”亦可为证。舒、张有伸展，开启发散，施設等义。从《玄攤》全文来看，这里的“攤”应当释为施設，即造就、产生、设置、安排的意思。在这篇文章中，扬雄讲了玄如何产生并主宰着天地万物、社会人事以及他们的生息消长，所以名之为《玄攤》。

②幽：隐微，引伸为阴暗、无形。范望注：“幽，深也。”单就“幽”字来看，也不错。但未能确切地说明“幽”字在这里的意义。这句话是说，玄是在暗中造就世界上的各类事物而不显露它本身的形体的。

③资：取给。陶：造作。虚无：空无所有。范望注：“虚，空也。无，无形也”。但既为空虚，就不能只是无形，而应该是空无所有。这句话是说，玄取给，造作于虚无而产生世界上的各类事物。按：这句话旧本皆断为“资陶虚无而生乎规”。但从以下四句的句式看，“规”应属下句，不应断在本句。像现在这样断句，仅从本句看，似乎没有说明“生”什么。但和上句联系起来看，就知道是说“生”万类。而且一个“乎”字结尾，生动地表达了扬雄对玄能从虚无中产生万物的那种非常惊奇、赞叹的神情。

④规：谋画。旧注将“规”断在上句，解释为天，认为玄取象于天。这是不对的。因为后文中说得明白，通过阴阳二气一分一合的运动才形成了天和地，而阴阳二气都是从玄产生出来的。攔：与“關”通。“關”字有通、贯等义。如《史记·佞幸列传》：“公卿皆因關说”。索隐曰：“關，通也”。《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大臣括发關械。”师古曰：關，贯也。”范望注说：“攔，關也，若手相關付，故字有手也。”又说：“玄乃關天地神明之事。”不仅对“攔”字的解释欠妥，而且把玄与下文的“神明”分成了两件事，所以是不可取的。神明：指玄所具有的那种神妙的作用。摹：效法、法度。因为法度往往与数相关联，所以也可解释为数。范望注：“摹，数也。”就是这个意思。这句话是说，玄谋画贯通神妙的作用而确定了万物发生的度数。

⑤通：贯通。同：合会，聚集。《说文解字·月部》：“同，合会也。”《诗·小雅·吉日》：“兽之所同。”郑玄笺：“同犹聚也。”引伸为联系。开：张开、开辟。引伸为肇始。《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开岁发春兮。”李贤注：“开、发，皆始也。”这里是形成的意思。这句话是说，玄贯通联系古今而形成了世界上的各类事物。范望说，“通”是“通古今之器”，

“开”是“开阴阳之气”，“同”是“同万物之类”，不仅与本句的句法、意思不合，而且把扬雄这几句话所描述的玄产生万物的过程和次序完全搞乱了，所以是不对的。

⑥措：与“错”通，交杂，即相互作用的意思。发：生出。有人认为玄就是气。气既然早已存在，就不能再生出，于是把“发”解释为“发动”。但发动气做什么呢？没有下文。所以这样解释不符合原文的含意。而且从扬雄的整个体系看，玄不可能是气（详见拙著《论〈太玄〉的哲学体系》，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上文又明明说玄产生万物是“资陶虚无而生，”最早是虚无，并不存在气。所以，“发”还是解释为“生出”比较恰当。这句话的意思是：玄通过内部阴阳两种因素的形成和相互作用而生出气。

⑦判：分离。即阴气和阳气分离。合：会合，交会。备：完成、全具。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阴气和阳气连续不断的有分有合的运动，天地就都形成了。范望说：“阴阳交错以生万物，备满于天地之间也”。把“备”解释成是万物充满于天地之间，显然不符合原文本意。

⑧天：天体。回：旋转。刚柔：指昼夜。后文“刚柔之相干。”范望注：“刚柔，昼夜也。《易》曰：刚柔者，昼夜之象”。我国古代认为阳气性刚，阴气性柔，故以刚柔代表阳与阴。又认为白天阳气盛，夜晚阴气盛，故又以刚柔代表昼夜。许翰注说：“天分刚，上则日月五星丽之者，皆其柔也。”这种理解是不对的。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天体和太阳的旋转运行，白天和黑夜就接连着出现了。

⑨定：是正。《尚书·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史记·五帝本纪》“定”作“正”。《说文解字·正部》：“正，是也”。这里是准确地确定的意思。这句话是说，由于天体和太阳的运行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所以终点和始点就可

以准确地确定了。

⑩性命：即生命。莹：光明，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通过万类连续不断的生生灭灭的变化，生命之道就明白地表现出来了。范望注说：“上句说天及日，此句言生死，正谓月之晦明。生死之道，晦明得度，天之性命，可谓明也。”他认为这一句是说月之晦明，理解错了。

9·2 仰以观乎象，俯以视乎情。① 察性知命，原始见终。② 三仪同科，厚薄相副。③ 圆则机倪，方则嗇𡗗。④ 嘘则流体，唵则凝形。⑤ 是故闢天谓之宇，辟宇谓之宙。⑥ 日月往来，一寒一暑。⑦ 律则成物，历则编时。⑧ 律历交道，圣人以谋。⑨

①象：形象。这里指天之象，即天体的流转运行。情：情性、性质。《吕氏春秋·上德》：“此之谓顺情。”高诱注：“情，性也，顺其天性也”。《说文解字·心部》：“情、人之阴气，有欲者。”“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可见情与性对言之则有别，泛言之则皆指人或物之质性。这里指地之情，即大地生育收藏万物的性质。

②察：省知。察性知命：即察知性命，就是明白人类的性命之道。这里是为了修辞而把“察知”和“性命”分开说。原：省察。见：明白。叶子奇《太玄本旨》“见”作“反”。原始见终：即原见始终，就是明白万物的生灭之理。这里也是为了修辞而把“原见”和“始终”分开说。陈本礼《太玄阐秘》将“性”与“命”分开解释，又把“性”与“始”连结起来，把“命”与“终”连接起来，认为是由“性”知“命”，由“始”知“终”，所以说：“性者人所禀之于天，命者天所赋之于人。察其性之所

始，则知其命之所终。”其实是不对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抬头以观测天象，低头以视察地理，就能够明白人类的性命之道和万物的生灭之理。

③仪：法象，即可以作为其他事物的标准的形象。三仪：指天地人。以“两仪”指天地，这在我国古文献中已成通例。《太玄》也是这样用的。但是扬雄又认为，在天地间人是最尊贵的，而圣人是可以与天地相配的，所以他又把人与天地并列而称为“三仪”。科：法式，即必须遵守的规律、制度、规则、章程等。

《说文解字·禾部》：“科，程也。”《汉书·高帝纪》：“今献未有程”。师古曰：“程，法式也。”本书范望注：“科，法也”。叶子奇说：“科，等也，言其道一也。”说“其道一也”是对的，释“科”为“等”则不够确切。厚薄：指阴气和阳气。我国古代认为阳气轻清，阴气重浊。而“厚”有“重”义，“薄”有“轻”义，故以“厚薄”代表阴气和阳气。磨（mó）：切磨。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地人具有相同的法式，都是阴气和阳气相互磋磨而产生的。陈本礼认为：“三仪者，日月星也。日月之行有迟速，阴阳之分有厚薄。得天之气厚者为人，得天之气薄者为物。磨者，切磨也。人与物切磨而为万化之机。”他释“磨”为“切磨”是对的，但对整个句子的解释是错误的。

④圆：同“圆”。我国古代认为天具有高出万物的超越地位，所以常常专门用“圆”来指天。机柅（wù niè）：动摇不定的样子。又作机隍、兀臯、兀臬、危臬、危桀、危摯、牙孽等，象声之词，本无定字。方：指地。我国古代天文学曾经认为天圆地方，所以用“方”代表地。嗇吝：许翰注本作“嗇吝”。

“吝”、“吝”同字异体。“嗇吝”为积藏静止之意。《说文解字·囟部》：“嗇，爱嗇也。从来，从囟。来者囟而藏之。”

《方言》卷十：“𡗗、嗇，贪也。荆汝江湘之郊凡贪而不施谓之𡗗，或谓之嗇，或谓之悋。悋，恨也。”卷十二：“嗇，积也。”

郭璞注：“畜者贪，故为积。”《易·说卦》：“坤为地，……为吝啬”。正义曰：“为吝啬，取其地生物不转移也。”综合以上各解，可知“畜吝”为积藏静止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是：天是圆的，所以运动不停，化生万物；地是方的，所以静止不动，积藏万物。

⑤嘘：呼吸。按：“嘘”字本义为“呼”，引伸之则可兼有“吸”义。这里用来形容阴气和阳气的运动发散。流体：与下文“凝形”相对比，可知“流”在这里作动词，“流体”乃流动其形体的意思。噤（jìn）：闭气。这里用来形容阴气和阳气的静止敛积。《太玄·噤首》：“阴之不化，阳之不施，万物各噤。”范望注说：“嘘谓呼也，噤谓噤也。”由于他对“嘘”的解释过于死板狭窄，所以对“噤”就只能取其与“呼”相对的“吸”的意思。其实“噤”更常用的意思还是收敛、聚积。凝形：凝固其形体，即凝结成形的意思。这句话是说，阴气和阳气运动发散，则流动而成为流体；阴气和阳气静止敛积，则凝结成形为固体。这样就形成了世界上的万物。范望注说：“呼谓之阳，噤谓之阴。春阳之气流润万物之形体，冬阴则凝滞而成形也”。首先，他认为“嘘”专指阳，“噤”专指阴，是不对的。因为阴气和阳气都有发散或收敛、运动或静止的问题，并非阳气只动不静，阴气只静不动。《太玄》八十一首以阴气和阳气的生息变化说明一年中季节气候的运转和万物的盛衰生灭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流体”与“凝形”都是指气，是说气在不同的情况下具有不同的形体，于是形成了万物。范望却把“流体”之“体”只看成是“万物之形体”，它们并不是由气所产生，而是独立存在的，只不过受到“春阳之气”的“流润”而已。这不仅不符合扬雄的思想，而且也与他自己说的“冬阴”之气“凝滞而成形”相矛盾。

⑥阖：闭合。这里用来形容天地万物产生前整个世界混沌不分的状态。天：这里的“天”不是指与“地”相对的“天”，而

是作为包括天地万物以至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代表。宇：本义为屋檐。因此有覆盖，包容之意。在这里，扬雄用以称呼天地万物产生以前无所不包的混沌世界。辟：开辟。这里用来表示从混沌不分的世界中分化产生出天地万物以至人类社会。宙：人类的车辆能够达到的所有地方，亦即人迹所至的地方。在这里，扬雄用以称呼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产生以后的世界。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整个世界混沌不分的时候叫“宇”，“宇”分化产生出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叫“宙”。按：我国古代对“宇宙”的一般解释是：“四方上下曰宇，往来古今日宙。”即“宇”为空间，“宙”为时间，表示整个世界的“宇宙”则为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其中不仅包含了物质与时间和空间不可分的思想，而且包含了时间和空间无限的思想，是非常宝贵的。但它基本上是一种静态的宇宙观。扬雄则从宇宙发生论的角度对“宇”和“宙”重新作了定义，用“宇”、“宙”来说明世界的初始及其发展和变化，因而成为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宇宙观。这不能不说是扬雄的一个贡献。范望注说：“闢天地昼夜之称謂之為宇，如屋宇之所覆也。辟謂開天地昼夜之称尔。宙犹暢也。宇之开辟明暢于天下也。”陈本礼说：“闢辟者，即昼夜也”。都有以“闢天”指夜，“辟宇”指昼的意思。但从上下文看，扬雄在这里讲的是宇宙的生成，不是昼夜。所以这种解释是不对的。

⑦往来：循环运行。一寒一暑：指季节的循环变化。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太阳和月亮的循环运行，造成了季节的循环变化。

⑧律：音律，具体指十二律，又称六律、六吕。这本是古代的乐律，相当于现在所谓音阶。但古人把它们和阴阳观念联系起来，认为六律为阳、六吕为阴，又把十二律与一年十二个月以及万物的盛衰生灭配合起来，这就赋予它一种神秘的意义，而且和历法联系了起来。如《汉书·律历志》对此就有详细的叙述。从

此以后，历代史书皆律历合志，继承了这种观念。扬雄显然也是这样看的，所以这里也是律、历并称。范望注说：“律谓六律也。阳为律，阴为吕。物以阳成，故曰成物也”。认为这里的“律”只指六律，而不包括六吕。这是不对的。因为古人认为，物的盛衰生灭是阴气和阳气的共同作用造成的，并不只是阳气的作用。具体到律吕，也是一样。这从《汉书·律历志》对律吕作用的说明及对十二律在十二个月中对万物作用的描述就可以得到证明。成物：造就万事万物，即主宰万事万物的消息盛衰。历：历法，即根据天象的运转以推算年月日时以及节令，晦朔等的规则和方法的总和。编：排列。时：本来指四季，这里指一年中的全部节令、晦朔等。这句话是说，律吕是造就万物的，历法是排列节令的。

⑨交：交错。引伸之则有更迭的意思。道：本为引导之导，借为道路之道。又引伸道理、规律、根源、途径、主张、学说、作法、性质等。谋：思虑，筹划。这句话的意思是：音律和历法是交互起作用的，圣人就是要用心筹划，制定律吕，编定历法，以顺应天地的阴阳变化。

9·3 昼以好之，夜以丑之。①一昼一夜，阴阳分索。②夜道极阴，昼道极阳。③牝牡群贞，以辨吉凶，则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辩矣。④是故曰动而东，天动而西，⑤天日错行，阴阳更巡。⑥死生相揆，万物乃缠。⑦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连之者也。⑧缀之以其类，占之以其觚，⑨晓天下之瞢瞢，莹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⑩

①好之：使之好。之，指万事万物。下文“丑之”，句法同。这句话的意思是：昼道使万事万物好，夜道使万事万物丑，

万事万物就是在昼夜之道的作用下形成并变化的。扬雄认为，昼道吉，夜道凶，所以这样说。

②索：本义为绳索。引伸为法度。《左传·定公四年》：“疆以周索。”杜预注：“索，法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昼夜连续不断的变化交替，是阴和阳的法度分别起作用的结果。范望注说：“夜分为别，以分四时也。”认为“阴阳分索”是分别四时。这不符合此处上下文义。

③夜道：夜的性质。昼道：昼的性质。这句话的意思是：夜的性质是至阴，昼的性质是至阳。

④牝：本义为雌兽。这里用来指所有属于阴类的事物。牡：本义为雄兽。这里用来指所有属于阳类的事物。群：朋类。贞：恰当。辩：分明。《易·系辞》上：“辩吉凶者存乎辞。”《经典释文》引京云：“明也”。这里是说从阴阳之道来明白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即君、父、夫为阳，为上；臣、子、妇为阴，为下。并不是要分辨君臣、父子、夫妇三者的异同。所以范望注：“辩，别也。如此，则人道之纲纪炳然有别也。”是不恰当的。按：“辩”，许翰注本作“辨”。“辨”、“辩”相通。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阴类和阳类的事物，都恰当地各归其类而就其位，于是造成或吉或凶的结果。由此，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性质也就清楚了。

⑤日动而东：太阳由西向东运行。天动而西：天体由东向西运行。我国古代天文学曾经认为，天体是由东向西运行，日月在天体上由西向东运行。由于天体运行的速度快，日月运行的速度慢，才出现日月东出西没的现象。所以扬雄这样说。

⑥错：交错。更：更改，代替。这里是交替的意思。巡：本义为视行的样子。这里意谓主事、发生作用。范望注：“巡，行也。日天错行，阴阳更用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太阳由西向东运动，天体由东向西运动，天体和太阳交错地运行，阴和阳交

替地主事发生作用。

⑦摻 (jīu)：纠结、缠绕。缠：本义为缠绕，引伸为连绵不绝之意，可与“绵”相通。《广雅·释诂》四：“𦇧、纂，连也”。“纂，缠也。”《楚辞·招魂》：“郑𦇧络些”。王逸注：“𦇧，缠也。”本书范望注：“缠谓缠绵也。”这句话是接上句话而言，意思是说，由于天体和太阳交错运行，阴气和阳气交替主事，所以使产生和死灭相互纠结不可分离，于是万物就连绵不绝地繁衍起来。按：范望以为此处之“死生”仅指月之亏盈，故说：“上句言天日之宜。此言死生，知说月也。月明生而魄死，魄生而明死。死生之相摻扰，故万物亦相缠绵而成就也。”这种理解是太狭隘了。至于他将月之“明”与月之“魄”分为二事并且对立起来，则是继承了刘歆以来传统的错误解释。

⑧聘：本义为访问。引伸为求取之义。聘取：在这里是探求、根据、利用的意思。合：本义为闭合，引伸为交会。这里指世界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连：连结。许翰注：“连，章、林作运”。这句话的意思是：玄就是根据和利用天下万事万物的联系而把它们连结起来的。

⑨缀：连结，联系。类：类别。占：本义为看龟兆以度吉凶。因此，既可以当瞻视讲，又可以当度量讲。这里兼有二义，是占测的意思。按：“占”，《太玄本旨》作“分”。叶子奇注曰：“分首系赞，莫不因其类；旦经夕纬，莫不著其法。”“分”字当为涉注文而误。觚：本义为酒器。因为觚本来有棱有隅，所以觚又作方圆之方解，并引伸为法度。

⑩晓：本义为天亮，引伸为明白。这里是使事物清楚的意思。𦇧𦇧 (guì guì)：“𦇧”，《苍颉篇》曰：“极视也，”是极目远视的样子。《类篇》曰：“目无精也，”是视物不清的样子。综合上述意义，此处的“𦇧𦇧”应当是形容目视远物模糊不清的样子。莹：光明。这里是使事物明白的意思。晦晦：“晦”

字本义为目尽，即阴历月末。月尽则无月，故引伸为昏暗的意思。“晦晦”是形容事物昏暗不明的样子。许翰曰：“晦字《释文》作𦣻，音武。一作晦。云：当作𦣻。𦣻，微视也。今唯下别本作𦣻𦣻，诸家作晦晦。”按：“晦”字今本《太玄经释文》作“𦣻”，曰：“𦣻，音武，土地肥美𦣻𦣻然。一作晦。当作𦣻。𦣻，微视也。”其实，“𦣻”、“𦣻”皆当作“𦣻”。𦣻，极是，是形容因为东西太远而看不清的样子。𦣻，微视，是形容因为东西太小而看不清的样子。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按照事物的类别连结它们，按照事物的法度占测它们，使天下视物模糊不清的清楚起来的，使天下昏暗不明的东西明白起来的，大概只有玄吧！

9·4 夫玄，晦其位而冥其𦣻，①深其阜而眇其根，②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③故玄卓然示人远矣，④旷然廓人大矣，⑤渊然引人深矣，⑥渺然绝人眇矣。⑦嘿而该之者，玄也；擢而散之者，人也。⑧稽其门，辟其户，叩其键，然后乃应；况其否者乎！⑩

①晦：本义为月尽，引伸为昏昧的意思。位：位置。冥：幽暗。𦣻（Zhěn）：本义为田间之路，引伸为界限。《文选·东京赋》：“旆已反乎郊𦣻”。李善注引宋衷《太玄经注》曰：“𦣻，界也。”

②深：深藏。《周礼·考工记·梓人》：“必深其爪”。郑玄注：“深犹藏也。”阜：本义为土山，因为“阜”高厚而又根植于地，所以这里引伸为基础的意思。眇：本义为一目小，引伸为盲。这里借为隐而不可见的意义。范望注：“眇，微也”。

“眇”可以有细微的意思，但用在这里是不对的。因为扬雄在这

里是强调玄之“根”的不可见，绝没有说玄之“根”细微的意思。这从他把“深其阜”和“眇其根”相提并论就可以知道。

③攘：原作“攘”据许翰注本改。攘，原义为推却，因此又可以作退让解。这里是推让的意思。功：功能。幽：隐微，阴暗。这里是不显露的意思。所以然者：许翰注本无“者”字。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玄，隐晦它的位置而又幽暗它的界限，深藏它的基础而又隐匿它的根本，推让它的功能而又不显露它之所以这样的原因。

④卓：高远。示：显现。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引《苍颉篇》曰：“示，现也。”

⑤旷：本义为明朗，引伸为广大。廓：本义为弘大，引伸为开扩、扩张。《礼记·檀弓》上：“祥而廓然”。《经典释文》：“而廓，苦郭反。何云：开也。”又《方言》卷一：“张小使大谓之廓”。

⑥渊：本义为旋转之水或很深的积水，引伸为一般的深邃之称。《广雅·释诂》三：“渊、邃，深也。”

⑦渺：本来是形容大水的，引伸为弥漫旷远的样子。许翰注：“渺，宋作𣶒，黄作渺”。按：本无“𣶒”字，“𣶒”当为“渺”字之讹。绝：本义为断丝，引伸为断弃，这里是形容玄使人无法认识。眇：有眇盲的意思，又有遥远的意思，这里是迷茫遥远不可见的样子。这几句话说，玄以高远的样子向人显现高远，以广大的样子将人开扩广大，以深邃的样子将人引导深入，以迷茫的样子使人隔绝迷茫。

⑧嘿：同“默”。该：兼备。范望注：“该，兼也。”《方言》卷十二：“备、该，咸也。”擢：同“挥”。散：分离，散布。这句话的意思是：静寂而总括一切的是玄，挥动而散布它们的是人，即人能够按照玄的规律支配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范望注说：“言玄兼天地阴阳之道，后世之人必有散而用之也。”前一

句是对的。后一句则不尽然。因为扬雄在这里是一般地讲玄同人及宇宙中万事万物间的关系，并不是说只有后世的人才这样。

⑨稽：本义为停留，引伸为当对，即面向的意思。《广雅·释诂》三：“稽、对，当也。”范望注：“稽犹叩也”。与下文“叩其键”重复，所以是不恰当的。辟：打开。叩：敲打。键：门闩。应：回答，响应。

⑩否(pǐ)：本义为不，引伸为闭塞不通之意。如《易》否卦，《经典释文》曰：“闭也，塞也”。这句话说：对于玄，必须面向它的门，打开它的户，敲打它的键，使之完全畅通，然后它才响应你；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点都不行。何况是完全闭塞不通呢！意思是对于玄必须完全顺应而不能有任何违背。

9.5 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丑而有余者，恶也。①君子曰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余，则玄之道几矣。②仰而视之在乎上，俯而窥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弃而忘之在乎后。③欲违则不能，嘿则得其所者，玄也。④

①好：(hào)：喜爱。丑：本义为可恶，引伸为耻辱，惭愧。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喜爱但却缺乏的是善，人们羞愧但却多余的是恶。

②彊：同“强”。拂：本义为拍拭。拂拭是为了除去尘土，所以引伸为除去。《广雅·释诂》二：“拂，去也。”《释诂》三：“拂，除也。”玄之道：原作“玄道之”，误，据许翰注本改。几：本有隐微、危险之义，由隐微发展出庶几、接近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天天增强他所缺乏的善，而排除他所多余的恶，就接近玄的性质了。

③企：踮起脚后跟耸身而立，这里是形容极力前视的样子。

这几句话是描述玄的无处不在。

④违：远离，避背。嘿则：许翰注本作“默而”。所：处所。这句话的意思是：想背离它是不可能的，静寂却能得到它的所在的，这就是玄。这是说静寂就能符合玄之道。

9.6 故玄者用之至也：①见而知之者，智也；②视而爱之者，仁也；③断而决之者，勇也；④兼制而博用者，公也；⑤能以偶物者，通也；⑥无所系轸者，圣也；⑦时与不时者，命也；⑧虚形万物所道，之谓道也；⑨因循无革天下之理得，之谓德也；⑩理生昆群兼爱，之谓仁也；⑪列敌度宜，之谓义也；⑫秉道德仁义而施之，之谓业也；⑬莹天功明万物，之谓阳也；⑭幽无形深不测，之谓阴也。⑮阳知阳而不知阴，阴知阴而不知阳。⑯知阴知阳知止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⑰

①用：功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世界上功用最大的就是玄。

②知：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是：看见什么就能懂得，这是玄的智慧的表现。陈本礼说：“见物即知休咎，是其智也”。

③视：存活，这里是产生万物并使万物存活的意思。《老子》五十九章：“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从这句用四个短语排比组成的话本身就可以看出，“久”就是“长”，“视”也就是“生”，即生存、存活的意思。《吕氏春秋·重己》：“莫不欲长生久视”。高诱注：“视，话也。”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生则有视，死则无视，故高谓‘视’为‘活’也。”有人把“视”解释为看见，从字面上看似乎不错。但这不仅和前一句的“见”重复，而且“视而爱之”，只要看见就爱，也不合理。卢文弨曰：“视疑亲，注同”。这也是因为卢氏拘泥于把“视”释为看视之视，不知“视”有存活之意，故有此疑。仁；

仁惠。这句话的意思是：产生和存活万物而且加以爱护，这是玄的仁惠的表现。

④断：本义为截断，引伸为决断。决：本义为疏通壅塞使水流行。《说文解字·水部》：“决，行流也。”引伸为疾行的样子。《庄子·齐物论》：“麋鹿见之决骤。”《经典释文》：“决，喜缺反。李云：疾貌。崔云：疾走不顾为决。”这里引伸为迅速坚定地实行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做出决断就能坚定迅速地实行，这是玄的勇敢的表现。

⑤兼：兼并，又引伸为全部，无所不包的意思。制：本义为裁断。《说文解字·刀部》：“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引伸为主管的意思。《吕氏春秋·禁塞》：“以告制兵者。”高诱注：“制者，主也，谓敌之主兵者。”用：本义为可施行，这里引伸为发挥作用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主管天下全部事物而又能普遍发挥其作用，这是玄的公正无私的表现。

⑥偶：本义为以木或土为人之形以象人。引伸为匹配、配合之意。通：本义为通达，引伸为变动不滞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是：能够用来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相配合，这是玄的变通不滞的表现。范望注：“偶，配也。以二万六千二百四十四筭以配万物牝牡之数，所以通天下之事也。”这是把扬雄在《玄图》中用玄算之三十六策与七百二十九赞相配合以明一岁之律历的说法搬过来了。其实扬雄这句话的意思要更广泛而具有一般性，因此也就更具有哲学意义。另外，“通”指玄之用，即玄的功用及其表现，并不是说“通天下之事”。

⑦系：捆绑，拴缚，引伸为囚拘，拘束。如贾谊《鹏鸟赋》：“愚（或作拘）士系俗兮，窘若囚拘。”𨾏（kǎi）：窒碍，困厄。《集韵》：“𨾏，碍也。”《太玄·止》上九：“𨾏于砭石。”司马光集注引是曰：“𨾏，音恺，碍也。”范望注：“高

上则石困，进退不宜，故言较于砭石也”。圣：通达。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任何拘束、窒碍的地方，这是玄的通达的表现。

⑧时：时机。时与不时：逢时或者不逢时，即时机是否得当。这句话的意思是：能不能遇到恰当时机，这是玄所决定的命运的表现。范望注说：“圣人无所系轶于天下，而不遇其时，亦天命也。”这个解释有三点不合适：一、这一段都是每一句话说明一个问题。范望把上一句和这一句连起来，把两句话作为一个问题解释，不恰当；二，这里说的“圣”和前文的“智”、“仁”，后文的“命”、“道”等一样，都是表示玄的功用的性质名词，并不是指“圣人”；三、对这一句，范望只说了“不遇其时”一种情况，实际上包括“时与不时”两种情况。

⑨虚形：无形。许翰曰：“虚形，章、丁作虚无形，宋、林、许、黄作虚无形。”按：许翰注两处“虚无形”，当有一误，应为“虚无”或“无形”。所道：道，由道路之义引伸为从、由，即根源，途径等；所，代词，与“道”一起组成名词性词组，表示“……的根源”、“……的途径”等。许翰曰：“所道，宋作通”。之谓道也：许翰曰：“之谓道也，宋、许、黄本至阴、阳皆有也字，章、丁无有”。这句话的意思是：无形却是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根源，这就叫做玄之道。

⑩因循：沿袭遵照。许翰曰：“因循，林作因缘。”范望注说：“因缘天地自然之性。”但扬雄在这里并不只是要人因袭遵循天地之道，而是更进一步，要人因袭遵循玄道。得：获得，得到，引伸为认识和掌握。德：性质，本性，“德”之本义为人的品性，古人认为“德”是人的自然本性，所以引伸为性质、本性之意。这句话的意思是：遵循玄道而不人为地加以改变，从而认识和掌握世界上万事万物的道理和规律，这就叫做玄之德。

⑪理：即上文所说的“天下之理”，世界上万事万物的道理和规律。昆：众多。《大戴礼记·夏小正》：“昆小虫抵蝼。”

戴传：“昆者，众也。”《汉书·成帝纪》：“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师古曰：“昆，众也。昆虫，言众虫也。”许翰曰：“昆，丁、宋作混。”群：种类。兼爱：无所不包地爱，即普遍地、不分亲疏厚薄，没有等级差别地爱。按：“兼爱”本是墨家的主张。这句话反映扬雄除了儒家和道家外，还受到墨家思想的影响，虽然他并没有把这种兼爱的思想贯彻到他的整个体系中去。这句话的意思是：从天下之理产生出世界上种类众多的万物，不分亲疏厚薄地普遍地爱怜万物，这就叫做玄之仁。范望释“昆”为“同”，并将“昆”与“爱”直接连起来，所以说：“昆，同也。同爱天下之物，无有偏私，故谓之仁。”这种解释既漏掉了“群”，又使“兼”失去了意义，所以是不对的。实际上“昆”是形容“群”的，在这里只能释为“众”，释为“同”是讲不通的。

⑫列：位次。敌：原意为仇敌，引伸为对当，又引伸为公正。如《广雅·释诂》一：“敌、公，正也。”度（duó）：计量。宜：适当。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事物的秩序位次排列公正，对事物的长短是非度量适当，这就叫做玄之义。范望注：“敌，匹也。列，序也。序其汇匹，度时之宜而处者，故谓之义。义者宜人及物也。”按：范释“列”为“序”是对的。但释“敌”为“匹”、“汇匹”即种类就不对了。因为把“列敌”和“度宜”这两个短语和后面的“义”联系起来看，“敌”和“宜”都必须有恰当的意思，整个句子才文义完满。所以“敌”还是用其引伸义“公正”、“恰当”为好。另外，范望把“度宜”解释为“度时之宜”也是不对的，因为扬雄这句话并没有“时”的意思。

⑬秉：本义为手持一束禾，引伸为执持，掌握等。这句话的意思是：掌握道德仁义而实行于天下，这就叫做玄之事业。

⑭莹：光明。这里是使事物表现出来的意思。天功：天的功能，指天产生万物的作用。明万物：使万物明白显现，即使万物

分别显现自己的形象并互相区别开来。阳：玄的阳性或阳气，指玄产生万物、显现万物的一种正面的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明白表现出天产生万物的作用，使万物显现自己的形象并互相区别开来，这是玄的阳性的表现。

⑮幽：隐晦，阴暗。这里是使事物隐晦不明的意思。幽无形：隐晦无形，即使万物消失自己的形象，归于无形的意思。深：深藏。这里是使事物隐而不见的意思。深不测：隐而不测，即使万物隐而不见、不可测度的意思。阴：玄的阴性或阴气，指玄消杀万物、隐晦万物的一种反面的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使万物消失自己的形象，归于无形，隐而不见，不可测度，这是玄的阴性的表现。

⑯知：主掌，作为。《易·系辞》上：“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见“知”与“作”意义是相类的。朱熹曰：“知犹主也”。王念孙曰：“知犹为也，为亦作也。”《国语·周语》中：“若是而知晋国之政。”韦昭注：“知政谓为政也。”《吕氏春秋·长见》：“三年而知郑国之政。”高诱注：“知犹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阳只管得了阳而管不了阴，阴只管得了阴而管不了阳。范望注说：“阳起于子，阴起于午，二气迭兴，故不相知也”。这是就一年内阴阳二气轮流主事说的。其实扬雄这句话是在一般意义上讲的，并不限于阴阳二气，更不限于阴阳二气在一年内的轮流主事。其主旨在于强调指出任何具体事物的作用都是有局限的，只有玄的功用是放之天地无不能，囊括一切而无遗的。

⑰止：停止，这里指静寂不动。行：行走，这里指运动变化。晦：本义为月尽，引伸为昏暗。这里指上文所谓“幽无形，深不测”，即使万物归于无形并且深不可测的作用。明：显现，这里指上文所谓“莹天功，明万物”，即显现天产生万物并使万物具有各自的形象以互相区别的作用。这句话的意思是：既管阴

又管阳，既管使万事万物静寂不动，又管使万事万物运动变化，既管使万事万物归于无形不可测度，又管显现天产生万事万物的作用并使万事万物具有各自的形象以互相区别的，大概只有玄吧。

(待续)

作者工作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责任编辑：魏文峰)

《郑樵文集》吴怀祺校补

《郑樵年谱稿》吴怀祺编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

《郑樵文集》是在郑樵的《夹漈遗稿》的基础上全面整理、增补、校勘而成。是目前最为完备的郑樵文集，是研究郑樵必备的文献。《郑樵年谱稿》汇集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着重评述了郑樵的学术行历与学术精神。

以上两书对于研究中国史学、目录学、校讎学、文字学、音韵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欢迎高校文科师生，史学、文献学、文字音韵学研究者，中学文史教师、地方志工作者和海内外郑氏后裔等读者购阅。

该书定价 5.75 元（含邮费），本刊编辑部代办邮购。
